

鄧公憂患意識警示後人



今年是鄧小平誕辰105周年。某些單位發起舉辦了《永遠的小平》影視展。除了播放故事片《百色起義》、《鄧小平》以及《大決戰》中的有關情節外，當然還

要播出不少有關鄧公的電視劇、影視紀錄片等等。但這些影視資料是否就能構成「永遠的小平」這五個字中最有份量的「永遠」二字呢？我看未必。

因為，有些歷史的功績會隨着歲月的流逝而消失，功績變成陳跡的現象同樣多得不足為奇，更有甚者，回憶還會發生演化、變形、甚至扭曲；譬如一些當時看似痛苦的東西，當被後人談起時，卻不知何時變成了「美好的回憶」。而一些當時看似美好的事物，隨着時代的發展還會成為痛苦的沉思。我記得在讀鄧公文選時，鄧小平自己也會非常豁達地說過，將來我的東西無人看了就說明社會又進步了。可見，世間許多人所期盼的許多所謂「永遠」其實是不存在的。

### 永存憂患意識

因此，我們今天說「永遠的小平」，就要釐清什麼可以續之久遠，什麼可以加以封存，又有什麼可以遺忘。以筆者的一孔之見，在鄧小平先生留下的政治精神遺產中，真正稱得上「永遠」的是他那種建立在對中國與世界大格局準確判斷基礎上的憂患意識。

改革開放之初，他憂患的是中國的落後所導致的「被開除球籍」的危險。出訪日本美國之後，他對於中國的「球籍」問題有了更為直觀的認識。一個東方大國卻沒有強國力的現實，使鄧公那一代人痛心疾首。正是出於這種強烈的憂患意識以及由此引發的急切，鄧小平才會把發展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才會堅決地摒棄「以階級鬥爭為綱」，才會逢會必談，逢人必講讓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也才會主張摸着石頭過河、主張「不爭論」，聚精會神去搞建設。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戰後雅爾塔冷戰格局的結束，使鄧公既看到了危機又看到了機遇。儘管由於蘇東劇變和中國的政治風波使某些人把反和平演變視為工作主脈，但鄧公卻判定「和平與發展」仍然是世界的基本趨勢。他的著名南巡講話就是這種心路的鮮明寫照。鄧小平在深圳珠海一再叮囑地方領導人「你們要快一點」。在上海過春節，他也不忘提醒產業工人「世界給中國發展留下的時間不多」。為此，他再次強調「發展是硬道理」並且把是否有利於發展生產力、增強國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為衡量一切的標準。憂患與急切之情躍然紙上。

鄧公退休之後及謝世之前，是否就成了含飴弄孫閉門謝客的寓公了呢？當然不是。從最近一篇引起國內理論思想界普遍關注的文獻中，可以看到，鄧公的憂患意識非但沒有減弱，而且還有所加強，其一針見血的程度，至今仍使人感到這位老人思想的犀利與鋒芒。

### 勇於面對現實

這份文獻就是鄧小平在1993年9月與其弟鄧澤的談話。在這篇談話裡，鄧小平這樣說：「富裕起來以後財富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分配的問題大得很……兩極分化已然出現。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小部分人獲得了那麼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

鄧公的這段話有三層含義：其一是中國發展起來以後執政黨和決策者遇到的矛盾和問題並不比此前不發展時要少（如果不是更多的話）；其二是國家發展起來以後遇到的最大問題是已經出現了兩極分化，存在財富分配懸殊、小部分人佔有多數財富的問題；其三是國家必須利用各種（不是一種）手段方法方案（包括政策法規制度）來解決這個問題，否則，總有一天會出亂子。

雖然這些話帶有私人交談的味道，但卻反映出鄧公年仍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這也是老人家勇於面對現實的一貫作風的體現。不過，要說到「永遠的小平」，筆者以為更應該從實質上吸收老人這極富預見性和戰略性的思維成果。因為，他的這些帶有警示性的見解正在今天的中國現實生活中不斷得到印證。記住這些話，「永遠的小平」才能拂去歌舞昇平的輕曼，留下永遠的清醒！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 國民黨失誤馬英九失蹄

□黃康顯



「莫拉克」颱風來了，毀滅的不只台胞的生命財產，還殃及國民黨的政治路線，危及馬英九的政治前途。從風災所見，今日馬英九以至國民黨所欠缺的是應變力、危機感，最不幸的是封閉性。

自馬英九上台以來，國共的和解，進入新階段，大陸與台灣的交往，升上高層面。就在一片喝采聲中，「莫拉克」颱風來了，毀滅的不只台胞的生命財產，還殃及國民黨的政治路線，危及馬英九的政治前途。因此大陸方面絕不能隔岸觀火。目前最須關切的，是今後國民黨的走向，馬英九的前途。從風災所見，今日馬英九以至國民黨所欠缺的是應變力、危機感，最不幸的是封閉性。

### 封閉心態殘存

自五十年代以至七十年代，國民黨在台灣奉行的是強人政治，島內不容許有異見聲音或反對黨派。蔣經國在八十年代後期推行開放政策，可以說是改革開放在兩岸同時進行，不同樣的可能是模式而已。同時推行的是技術官僚管治，保送精英到美國留學，然後回到政府實習：連戰、宋楚瑜以至馬英九便是最好的例子。這亦是國民黨與民進黨最大的差別。二〇〇〇年國民黨下台，大部分精英被迫下崗，有投身商界，亦有進入學院。馬英九便曾經執教政治大學，可幸很快當上台北市市長，為日後執政鋪路。

馬英九以外還有一些留在黨部的幹部，經歷了八年，亦蝸居了八年，較少受到政治的洗禮，亦較少與社會正面接觸。到了馬英九奪回政權，他們便坐享其成，重新上位。而馬英九重新任命的，大部分都是國民黨遺臣，前「行政院」副院長劉兆玄，便升任「行政院」院長，前陸委會主委蘇嘉全，便改任國安會秘書長，至於蕭萬長，可以說是遺老。這些新秀與遺老，有部分不能保留以往的衝勁，更有部分不能適應新的環境，何況是突如其来、威力空前的風災。

最值得關心的，還是六十年來，仍然殘存於國民黨內的封閉心態。國民黨遷台以後，便出現一個偏安的局面。台北的繁榮，就有如南宋的臨安，蔣介石整天在堅持「反攻大陸」，結果是兩岸隔絕，人民亦變得麻木。蔣經國奉行「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後期才開放台胞赴大陸，但這種一線牽的開始，又被李登輝的「戒急用忍」所破壞，隨後陳水扁喊出「一邊一國」，加深了島民意識，亦促成了封閉心態。馬英九上台只有一年，很難驟然改變了這種心態。如是這場突如其來的颱風「莫拉克」，竟然完全暴露出，整個台灣政府亦存在着這種心態。

這種心態的表現又是怎樣呢？是完全拒絕外援。

美國、日本、澳洲離台灣不遠，有最先進的物資與裝備，但最佳的外援，還是對岸的大陸。大陸在一年前才發生四川地震，地震的強度與幅度，遠高於三十二年前的唐山大地震，但今次傷亡的程度，與損害的力度，卻遠遠低於唐山大地震。原因是什麼？是極高的危機感與應變力，是國家領導人即時抵達現場，數以十萬的軍隊即時趕到現場，除了公開傳媒的採訪以外，是即時接受外國的援助，外來的捐款，包括港人與台胞。如是獲得兩岸四地人民的鼓掌，大陸亦從災難中爬起來，跟着成功地舉辦使全球華人感到驕傲的奧運。

### 外援捨近求遠

台灣在風暴爆發七天以後，終於肯接受外援。不意一開口，便鬧出天大的笑話。災區由於地勢險要，最重要的是重型直升機，運送推土機去恢復交通，但所要求的竟然是尚未生產，能吊起三十二噸砂石車及挖土機的超巨型直升機。台灣竟然不知道最重型的直升機，只是目前大陸擁有的俄製的M126直升機，最大負荷只有二十噸，去年曾在四川地震中大派用場。目前台灣能借用的只是美國的直升飛機，載重才不過十五噸以下。今次台灣竟然捨近求遠，莫非也是一種封閉心態？

今次的天災，並非單一的風災，還有隨來的水災，水災又比風災更嚴重，最嚴重的竟然是土石流，覆蓋更廣，時間更長，傷害更大。當軍隊動員時，竟然把不能涉水的裝甲運兵車開到災區，當水浸嚴重時，地方首長竟然需要等待膠筏來救災，當土石流堵塞所有道路時，竟然發現不夠直升機去空降挖土機，而重型直升機只在近在咫尺的大陸對岸，對岸的救援能早一天到達，便可多救幾條人命。

人命關天，賑災至上。今次的重災區屏東縣以外，還有高雄縣，兩者都是由民進黨當政，而重災區的最重災難，又在高雄縣的小林村與桃園鄉。前者的禍根，是修建引水道時，工程做得不好，但民進黨未有承擔責任，還曾經叫桃園鄉鄉長死守家園，為了不必要的原則，竟然不理人身的安全。當大陸的板房運到時

，竟然又散播謠言，說板房間房會釋出毒氣。藍綠之爭，竟然影響到救災的效率。馬英九遲遲不接受大陸的救援，到最後只接受有限度的救援，原因只是想避開綠營的攻擊。

### 拖慢救災進度

最拖慢了救災進度的，還是馬英九本人，完全反映出他優柔寡斷，過分守法的本性。在八月七日，當災情出現後的七小時，他才沿用「九二一」大地震後才通過的「災害防救法」，由「內政部」主管，但主理不同災害的竟然分屬不同機關：好像交通災害屬交通部，風災屬「內政部」，水災屬經濟部，土石流災害屬農委會，結果四災齊發，互推責任，消息傳送主要靠媒體報道，地方與中央聯繫中斷，「內政部」指揮不了「國防部」。十年前的「九二一」，李登輝尚且即時行動，立即調動幾萬軍隊，今回只得幾千軍隊救災，因為「災害防救法」只是低層面的救災。到了第七天，「總統」發布緊急命令，才可調動最多救災資源的「國防部」，才能統一指揮調度救災。

上次的「九二一」以後，台北有不少豆腐樓要重建，觀乎今次台東七層酒店一邊倒下的方式，令人懷疑究竟有沒有打地基這回事，小林村水壩的漏建，繼而引水道的誤築，又是否關乎民進黨的地方大爺？看來馬英九應依法查究。可幸大選未至，否則今次馬英九的民望比去年陳水扁的民望還低兩分，會立即下馬。看來以國民黨為主體的「立法院」，會放他一馬，仍然馬首是瞻。大陸方面，亦只有繼續上馬，否則馬有失蹤，國民黨中人只有各自上路，到時兩岸關係又會打回原形。

作者為資深教授，博士



成都中院按照「以危險方法危害社會安全罪」一審判處酒後無證駕車致4死1傷的肇事人孫偉銘死刑，南京酒後駕車撞死5人的張明寶以同一罪名被捕入獄。一時間，「酒後駕車肇事該當何罪」「孫偉銘該不該殺」成了人們議論的焦點。

動靜大的有：成都5律師上書要求刀下留人，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研究員劉仁文在《新京報》發表長文，指出酒後（醉酒）駕車撞死人純屬「交通肇事事」，最高只可判七年，斷不可處死。而最吸引眼球的是鳳凰衛視「一虎一夕談」節目的一場大辯論。

### 酒後駕車惹關注

交通安全是個大問題，酒後駕車尤其惹人關注。資料顯示，今年上半年全國共發生道路交通事故107193起，死亡29866人，直接財產損失4.1億元。2007年全國酒後駕車致死3435人，佔事故總死亡人數的4.21%。而今年8月15日晚，武漢市在90分鐘的嚴查中竟查出87人醉駕或酒後駕車。正由於此，鳳凰台的辯論才有樣本性價值，不但真實地反映出現實中國社會對這類事件的民情民意，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中國法治建設的現狀和弊端。

辯論場上，主殺派明顯地佔上風。事後的網上跟帖更能說明這一點：主殺派1240人，反殺派222人，雙方力量對比幾近6：1。

請看主殺派的觀點：明知酒後不該駕車卻偏要駕車，就是故意犯罪，就是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血債是不可欠的，撞死一個人也要償命；判肇事者死刑，可以安慰受害者的家屬，讓逝者安息，這才算討回了公道。其中一位憤青（《中國不高興》作者之一王小東）尤為怒火中燒、氣勢逼人。他說：「法學專家的『理性』無權凌駕於公眾的『感情』之上。」「我信不過他們，憑什麼他們說了算？」「強調『理性』高於『感情』是毫無道理的！」他還滿臉不屑地當面攻擊法學家：「把『理性』抬到至高無上的地位，榜樣自己『與文明的外國更接近』，完全是『裝蒜』。」

酒後駕車奪人生命，當然可恨，但可恨歸可恨，量刑歸量刑。刑只能跟法走，而不可隨情轉。如按那位憤青的主張，管你法是怎麼定的，只要民衆怨恨就可「殺無赦」，豈不天下大亂了？還談什麼法治國家，乾脆改爲情治國家算了。

法治，就是以法律為主導，必須立法在先、依法斷案、違法必究。既然酒後駕車肇事被定性爲「交通肇事罪」，而刑法第133條又明確規定交通肇事罪最高刑期爲7年，那怎麼可以因爲群情激憤而隨意升格，把它和往井水裡投毒、在森林裡放火、向人群扔爆炸物相提並論，把該判7年刑的孫偉銘們視同「放火投毒犯」殺掉呢？「故意酒後駕車」絕不能和「故意駕車殺人」劃等號。如果拋開法律，以情定讞，把「故意殺人」和「非故意殺人」一鍋煮，那是拿法律開玩笑，而這是很可怕也很悲可悲的。

### 「以情代法」釀大禍

孫偉銘死活事小，法律尊嚴事大。盡人皆知，我們的立法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它體現的是「全民意志」。把嚴肅的「法」和民眾的「情」對立起來，對法學家的理性和專長橫加攻訐，實在是蠻不講理。

當然，法律條文可以修改，對交通肇事罪的刑罰可以加重，但重也要有「度」，斷不可開殺戒。須知人的生命是最可寶貴的，包括給他人、給社會造成禍害的罪人。「除惡務盡」是對的，但這不等於「逢惡便殺」，應該把「惡行」和「作惡之人」區別開來。對人，還是要挽救。

其實，酒後駕車肇事案件屢屢發生，根本原因還不是刑罰太輕，而是在罪源頭執法不嚴，往往以情（親情、錢情、官情）代法，縱容了孫偉銘、張明寶們。以孫偉銘爲例，他在肇事前半年內已有至少10次違法駕車記錄，如果每次都嚴格執法，處15日拘留並處200—2000元罰款，他還會長期多次無證駕車上路以至釀成大禍嗎？而其他有證違法者則有「暫扣數月駕照」的罰則，也應能剎住酒後駕車歪風。

滅火要滅火星，固堤要堵蟻穴。打擊各類犯罪，關鍵是防微杜漸。對酒後駕車，完全應該像有些國家那樣實行「零容忍」，沾酒就不許駕車上路，違禁便依法嚴管，毫不通融。這樣，日久成習，酒駕、醉駕自然就絕跡了。而我們的管理恰恰在「禍源」階段偏鬆，有路子的人，只要沒闖大禍，總能輕鬆地被擋出來，於是便更加肆無忌憚了。環顧四周，這種「撈人」事件可說無時不在上演。此風不刹，法律條文嚴上十倍，也將於事無補。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 韓在半島局勢上要兩手

□歐陽觀

被稱爲朝韓陽光政策推手的金大中日前逝世，雖然享年八十五高壽，但這位前總統受尊敬的程度從受到各方弔唁顯示出來。在各國元首發出的唁電中，以朝鮮領導人金正日的唁電最受注目，平壤還派出弔唁代表，被認爲是朝鮮半島局勢趨於解凍的跡象。此前，朝鮮半島問題經過六方會談的多次波折之後，出現了一個受關注的現象，韓國現代集團會長玄貞恩五度延長在平壤的逗留時間並獲得金正日接見，雙方更聯合發表了關於開展離散家庭團聚等五項交流協議，從而令金大中2000年首訪平壤之後，建立起來的半島緩和局勢得到延續。而這次李明博接見朝鮮勞動黨中央書記金基南和統一戰線部長金養建一行，更被輿論視為有助於朝鮮半島從此走上真正和解，最終導致統一大事件。

### 半島和解顯跡象

無庸置疑，玄貞恩代表的並非不是韓國政府的意向，她以現代集團會長的身份受到金正日接見，可以看到兩種情況：一是韓國政府希望透過民間力量，令雙方更有效地推開一直難以開啟的大門，或許其中也包含着當年金大中親自前往平壤在韓國社會引起的衝擊效應。改用民間力量更容易受到社會接受，獲得更大作用。二是自金大中建立起的半島和解局面，近十年來因爲多次風浪而陷入低谷，多少對韓國的形象有所損傷。以現代集團會長作爲代表，令南北雙方更容易接受。當然，隻一身掌很難擊出聲音。金正日前階段採取強硬手段，在世界掀起備受責難的幾起事件，令平壤的形像也受損。但他從最近三件事情上大幅挽回了局面。首先是與美國前總統克林頓晤會晤並同意釋放兩名記者，其後是

### 推動南北民間合作

據朝鮮中央通訊社報道，南北兩方會盡快公布一系列有利於雙方民間往來的實質性措施，包括：宣布盡快重開金剛山旅遊，平壤方面將採取措施保障旅遊便利和安全；平壤將按照原狀恢復韓國人員通過軍事分界線的陸路通行和在朝方一侧的停留時間；雙方將立即恢復開城旅遊並搞活開城工業園區；現代集團將在完成準備工作後開始進行白頭山（長白山）旅遊項目；雙方今年中秋節時在金剛山地區舉行離散家庭團聚活動。

不要小看這些民間的動作，它既符合玄貞恩的

接見玄貞恩，產生了平壤樂意大力推進半島和平局勢的正面回應，其三則是金大中逝世爲平壤提供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好機會，令金正日有了很好的回應理由。

金正日與玄貞恩主要就開展離散家庭團聚等五項交流事業達成協議。這既符合玄貞恩身份又最迎合韓國輿論。在消息傳出之後，韓國媒體的確對玄貞恩訪平壤取得成果讚揚之甚高，甚至有輿論認爲，玄貞恩以民間身份獲得的成功，較之金大中當年取得的成果更大，可能是最能導致半島真正和平的導線。足見這次朝鮮半島和解跡象給予世界的期望有多大。

### 平衡與美朝關係

因此，韓國在玄貞恩打通了與平壤的通道之後，便馬上做了一系列傾斜於美方的行動：同一時間與美國舉行名爲200